

薛仁贵与薛平贵在戏曲话本中的发展

贺莉莉

(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)

【摘要】薛仁贵史有其人，与其相关有很多话本和戏曲创作，从元杂剧到今天的京剧舞台，薛仁贵都是一个卓越的形象；薛平贵于史无证，话本拟话本中也未见记载，而现今关于薛平贵题材的戏曲流传之广，大有压倒仁贵之势，本文论述其间值得关注的文化内涵，由此阐述薛仁贵薛平贵戏曲与话本关系，揭示二者在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代表性。

【关键词】薛仁贵；薛平贵；戏曲

薛仁贵（614—683），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，唐代大将，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皆有传。薛仁贵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相关的话本有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，戏曲作品有张国宾的《薛仁贵荣归故里》无名氏的《比射辕门》（佚）、无名氏的《摩利支飞刀对剑》以及元末明初无名氏的《贤达妇龙门隐秀》。现今的京剧《汾河湾》、《独木关》、《摩天岭》、《樊江关》、《姑嫂比剑》、《徐策跑城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三请三休樊梁花》等，演的都是薛仁贵的戏。

元代薛仁贵话本与戏曲描写重点虽各有不同，但联系很大，都写出在事亲与事君、善恶斗争、人生际遇、夫妻团圆结局等方面。但根本上来说戏曲承袭话本，以话本为基础，全景式地描写了他的从军、立战功、受封赏、归家乡的显赫一生。

薛仁贵话本与杂剧在矛盾设置及解决上有诸多相似，由此可得出元代薛仁贵故事基本定型。至今尚存元代薛仁贵作品五种，反映出薛仁贵故事在元代受作家和民众关注的程度。但元代薛仁贵话本与杂剧，并非历史剧中的佳作，却至今依然班演不息，现今的京剧舞台上传统戏剧《红带烈马》（《王宝钏》），从《彩楼配》（《花园赠金》）、《三击掌》、《别窑》、《探窑》、《武家坡》，至《大登殿》（《算粮登殿》），演的是薛平贵一家的戏。薛平贵于史无证，话本拟话本中也未见记载，而现今关于薛平贵题材的戏曲流传之广，大有压倒仁贵之势，是何缘故？京剧舞台“两薛并演”已是多年、薛仁贵与薛平贵仅一字之差，背景年代相同（同在唐代）。而剧情又有许多相似之处。难道京剧舞台关于薛平贵的传统剧目来自凭空杜撰？薛仁贵历事唐太宗、高宗两代，战功显赫，爵位甚高。史书有载，确有其人。唐史上并无薛平贵。其人何以现于舞台？据老辈艺人中流传，某年山西一富户为母庆寿，邀清堂会演出《汾河湾》等戏。宾客散后，其母询问班主薛仁贵与柳迎春最后的结局，班主回称，据师祖传下的话，薛柳寒窑相见后、仁贵因军务在身不敢久留，数日后又别妻回到军中。柳氏思夫心切，病逝寒窑。富母听后悒悒于怀，恹恹成病。富子心急如焚，重金礼聘名医为之诊治，百药无效，经一再探问起病根由，名医大悟，便说“心病还须心药医”，于走，富子悬重金征求薛仁贵夫妻团员的剧本。某文人为不违反历史，杜撰了一位“薛平贵”，剧名《王宝钏》，情节与上演的薛仁贵戏大同小异。如薛仁贵柳家庄招亲。薛平贵王府为婿，柳员外嫌贫爱富将仁贵、迎春逐出家门。平贵、宝钏因受王父冷眼相待而双双出走；仁贵与平贵两对夫妻皆困居寒窑、为生活所迫而投军；离家十八年的薛仁贵在汾河湾会妻；分别十八载的薛平贵在武家坡夫妻相见。为了迎合富母的心态，薛平贵登上了西凉国的王位，王宝钏成了正宫皇后、夫荣妻贵，大团圆结局。演出后富母大喜，病亦霍然而愈。自此之后，京剧舞台上便出现了一个薛平贵，一个薛仁贵，两薛并存，相安无事。

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它既有历史的基本素材，又有小说家和戏剧家及民间艺人的艺术加工，从中可以看出薛仁贵故事演化的轨迹，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倾向。作为历史素材，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三《薛仁贵传》载：

“薛仁贵，绛州龙门人。贞观末，太宗亲征辽东，仁贵谒将张士贵应募，请从行。至安地，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，仁贵往救之，跃马径前，手斩贼将，悬其头于马鞍，贼皆惊伏，仁贵遂知名。及大军攻安地城，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、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距战，依山结营，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。仁贵自恃骁勇，欲立奇功，乃异其服色，着白衣，握戟，腰革建张弓，大呼先入，所向无前，贼尽披靡。大军乘之，贼乃大溃。太宗遥望见之，遣张驰问先锋白衣者是谁，特引见，赐马两匹，绢四十匹，擢游击将军，云泉府果毅，仍令北上门，并赐生口十人。”

由此可以看出，薛仁贵是唐太宗时的一个英雄，他武艺高强，作战勇敢，受到唐太宗的重用。

我国民间传说的薛平贵故事来源甚古，过去人都以为是由薛仁贵故事转变出来的，实则以薛仁贵为中心的旧剧《汾河湾》，绝不如以薛平贵为中心的旧剧《武家坡》在民间传说里占有势力，恐怕《汾河湾》反倒是根据《武家坡》改编的。薛平贵故事显是人民喜爱的古代传说，王家三位姑娘，金川、银川、宝川的命名，以及剧中若干穿插都带有民间的朴实的风味，虽然薛平贵故事不见于元曲，然而可能在元代以前就存在而只流传在西北一带。京剧《武家坡》本是由秦腔借来的，其事既不出正史而偏偏附会到唐代，且提到西凉，所以故事可能是唐宋间西北边疆的产物。

在格林兄弟的《童话》里，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相像的故事名为《熊皮》。故事大致说有一军士，在非常困苦的处境里，遇一妖人，给他一张熊皮，叫他七年不得沐浴修饰，此后便可赢得极大财富终身无忧。这军士后来到一人家，这家有三姊妹均甚美貌，大姊二姊都嫌他丑陋，惟有三妹因他援救了她的父亲而情愿嫁给他。结婚后熊皮军士将一指环剖分为二，以一半交他妻子作为凭证，又去漫游四方。他的妻子穿上敝衣，任凭她两位姐姐嗤笑，守节数年。七年期限满了，那军士衣锦荣归，她们都不认得他，他取出指环，认了他的妻子，大姊二姊羞愧而死。

我们当然可以说东西民间传说偶合的很多，不过我们如研究一下这德国故事的名称，便可知道这两个故事必出自一源。熊皮（thebearhide）的译音，在古代北欧语里与薛平贵三字的音竟完全相同。the字古文作Se，相当于中文的“薛”音，bear在现代冰岛与瑞典文里还作bjom。日二相当于中文的“平”音，hide在冰岛文里作huo，丹麦文里作kium，古希腊文作kutos，可见古代当读若kuid，相当于中文的“贵”音。所以Se Bjomkuid也就是薛平贵。这故事如果是唐宋间出现的，它又初见于秦腔，且长安附近有武家坡的地名，则可能是由欧洲经西域古道传过来的，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，

(下转57页下)

花红片落庭莎”，落红片片，而又偏偏飘坠于绿色的庭莎之上，红衰绿盛，对比鲜明，显然是一幅春事将尽的阑珊景象。“曲阑干影入凉波”，曲阑本以供人凭倚眺望，而此时却是曲阑有影人不见，空见投影映清波，是人去客散后气氛。下片写闲静中所闻所感。“一霎好风生翠幕”，好风，是使人感觉舒适的轻风，而此风之来又只是短促的“一霎”，既无隐约可闻的声响，又无吹动物体的明显形迹，它是那样令人难以察觉，只是从那翠绿帘幕中沁溢出来的丝丝凉意，才意识到是好风的轻吹。“几回疏雨滴圆荷”，疏雨飘滴新荷之声更为轻细难以听清，但词人这里不仅能偶尔听到，而且是“几回”都能听到，既表明聆听时间之久，周围环境之静，更反映出词人心境之闲。结拍以“酒醒人散得愁多”一句叫醒全篇，点清全词主旨。这首词的前五句，就纯以动态描写衬出“酒醒人散”的岑寂气氛和闲静的心情。燕过、花落、阑影投映的画面之外，闪现着一双神闲气定的目光；疏雨飘洒新荷的细声之中，显露出词人凝神聆听的神态，写出了动中有静，寂处有音，更写出了词人在这闲静境界中特有的心理状态和情趣。结拍一句中的“得愁多”三字点情，不仅表明在声色景象的描绘之中蕴含着词人的闲情、闲愁，也揭示年华迟暮，世事有盛衰的人生哲理。

三

像上面这类情与思相结合的词还有很多，从内容看主要可以分为三类：

1、对生命意识的忧思

晏殊位极人臣，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对世间万物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，在圆满的生活中体悟着一种不圆满，代表作《浣溪沙》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词的上片由享受眼前“新”景的喜悦之情不经意转向对“去年”类似场景的追忆，于是词人不由得从心底涌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夕阳西下几时回？”夕阳西下是眼前景，但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流连，对时光流逝的怅惘，这是即景兴感。下片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为点睛之笔，花的凋谢，时光的流逝，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即使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，故说“无可奈何”，然而在这暮春天气中，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，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，即那翩翩归来的燕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好事物依旧如故的重现，只是

“似曾相识”罢了。整个词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问题。从而创造出情中有思的悠远意境，读起来耐人寻味。

2、季节变换的叹惋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所言：“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，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。”晏殊再次将自觉性的感触和敏感表现在对季节的变换上，将自然规律与人生紧密结合起来，借助一些隐含时间含义的物象，诸如燕子，落红，黄叶，春花增加词意的深度，“春花秋草，只是催人老，总把千山眉黛扫，未抵别愁多少”（《清平乐》），“绿风细细，叶叶梧桐坠。绿酒初尝人易醉，一枕小窗浓睡”（《清平乐》），“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，高台树色阴阴见。春风不解禁杨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”（《踏莎行》），都是以季节无意识的交替为基点，引发词人情之绵长的感慨。

3、不忍离别的伤怀

相思离别是中国文人创作中永恒的主题，任何一个人都喜欢沉醉于与亲朋好友的相聚欢庆之时，感受生命轻微荡漾的欣喜，而苦闷与别离之中。晏殊也不例外，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，必然饱尝这种分离之苦，“绿杨芳草长亭路，年少抛人容易去。楼头残梦五更钟，花底离情三月雨。无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缕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”（《玉楼春》）此词抒写人生离别相思之苦，寄托了作者从有感于人生短促、聚散无常以及盛筵之后的落寞等心情生发出来的感慨。整首词感情真挚，情调凄切，抒情说理，绰约多姿，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。词人创作时，除了像常人那样无奈的感慨，同时上升到更高的意蕴层次，暗含情以外深思。

总体来看，晏殊七岁能文，有“神童”之誉，十五岁以同进士出身进入官场，聪明过人，又久经宦海风波，饱尝人情世故，使他需要以热度外的冷调节自己的情感，且又能超脱地看待生活，其词是清澈的理智与深厚的情感的结合，但又并非是纯理智的，而是深挚的情感中流露淡淡的愁，婉转含蓄，意味深长。这种“情中有思”表面上表现的澄明净，既没有令人眩目的色彩，也没有波翻浪叠的动人心魄的气势，但从潜在的汨汨的流水中，仍可以聆听词人虽有“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”的无限感慨，却又抒发“不如怜取眼前人”对生活的无尽热爱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叶嘉莹.晏殊词新释辑评[M].北京：中国书店出版社，2003.
- [2]词学第七辑[M].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9.
- [3]谢桃坊.宋词辨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.
- [4]叶嘉莹.大晏词的欣赏[A]//见迦陵论词丛稿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.
- [5]刘学楷.唐宋词鉴赏辞典[M].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88.
- [6]吴林抒：邹自振.晏殊，晏几道纪念集[M].南昌：江西抚州二晏研究所，1993.
- [7]唐圭彰.全宋词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.
- [8]杨海明.唐宋词与人生[M].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2.
- [9]唐红卫.晏殊《珠玉词》之情中有思赏析[J].重庆科技学院学报：社会科学版，2008（5）.
- [10]李春丽.晏殊词的理性[J].阴山学刊，1999（9）.

（上接58页）

由于相关时代话本与元杂剧中未见薛平贵的记载而神秘起来，但“两薛”同演于舞台是不争的事实，戏曲吸收话本杂剧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，这样的剧目往往易使下层民众喜欢、认同并效仿，因而元杂剧作者在戏曲创作

中自然会遵循这些观念，担当道德评价角色，薛平贵薛仁贵故事以传统伦理道德框架人生，以吸引民众，这是民族文化心理在戏曲中的积淀，观众必然允许它延续下去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杨 静.历史·小说·戏剧——简论薛仁贵故事的演化[J].安徽教育学院学报：哲学社会科学版，1999，17（4）.
- [2]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，明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六史杂类著录。现存于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四四“辽”字部。